

现代精神“浪子”的先驱

——鲁迅文学世界里的自我精神形塑

张立新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市 200241;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市 400715)

摘要:20世纪初是一个大量产生精神“浪子”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给传统“浪子”形象赋予了更多的现代精神内涵。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作为永世流放的“异乡人”,“浪子”是寻找的主体,是肩负时代启蒙重任却又置身于虚无之境的知识者。鲁迅笔下的“狂人”、“过客”、“孤独者”等“浪子”群像,也是鲁迅对自我精神形象的变形书写。

关键词:浪子;虚无;狂人;过客;孤独者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5-0170-04

在中西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表现里,“浪子”这一指称有着不同面向的丰富蕴涵,但有一点大体一致,即被指称为“浪子”的人,通常是作为世俗的异己形象出现的,表现为一种缺乏身世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精神浪游。如不问功名却至情至性的贾宝玉,可笑可悲而又可敬的疯骑士堂吉珂德,他们都是被正统社会斥之为不务正业之流,然而,他们“出格”的荒唐愚顽却正是对于世俗恶风浊浪的拒斥,对于人类美好人性人情和社会理想的执守。但这些古典“浪子”还脱不了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近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悲观主义等各种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那种古典“浪子”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代之以各种被现代文明异化了的反英雄人物,如中外文学作品中大量的“浪游者”、“疯癫者”、“零余者”,他们是现代社会病态肌体上的病态人生的体现者和反抗者。如在19世纪欧洲的纨绔主义那里,“浪子”是以平庸功利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颠覆者的极端姿态出现的。他们表面上玩世、颓废、悲观、荒谬,好像缺乏普遍的社会和人生理想,实则是因为对理想有太执著的追求而不堪理想的失落。他们表面游戏的戏谑,内心实则是严肃的焦虑,他们在“玩”、“在“堕落”的过程中始终在寻找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是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心目中理想的“浪子”,也是被鲁迅尊为“精神界战士”加以尊崇的摩罗诗人的精神领袖,其外在行为方

式上表现为放浪形骸,而内在的精神实质则是天魔般对抗平庸世俗力量的高傲气质和最彻底的反叛精神。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对象,“浪子”们隐逸山林,纵情山水,表现的是依附而又不得不背离专制政体的一种文人兼士人的心性和情怀。而在历史烟云浓重的现代文学中,“浪子”则被赋予了更多精神层面的内涵。作为现代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更是给传统“浪子”形象赋予了更多的现代精神内涵,风流浪浪这些标识“浪子”的外在标签逐渐退隐,而一种因对生命本真和理想价值的执着追寻而来的精神上的叛逆和游走成了指认“浪子”的精神内核。不难发现,鲁迅作品里就存在着这样一个精神上的“浪子”家族。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作为永世流放的“异乡人”,“浪子”是寻找的主体,是肩负时代启蒙却又承担虚空的重负的知识者,他们经历了从梦想到现实到梦魇,从故乡到他乡再重回故乡,有过“狂人”的反抗那“铁屋子”的黑暗的癫狂,有过“过客”般的肉搏那空虚中的暗夜的坚决,有过“孤独者”的理想失落后的悲观与落寞。这一系列知识者的精神形塑既是鲁迅自己的精神自传,也是知识者在大时代的历史沉浮中走过的带着巨大创伤的心理历程。

一、虚无:生存世界的荒凉体验

鲁迅有许多关于“路”的思考。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黑暗王国,鲁迅一直在苦苦探索各种

* 收稿日期:2010-02-18

作者简介:张立新(1971-),女,重庆万州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

救国救民的道路。19世纪末家道中落后,鲁迅离开日渐衰败萧条的故乡,到南京洋务学堂求学,“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20世纪初又东渡日本学医,“别求新声于异邦”。经历幻灯片事件后,又弃医从文,对文学怀有“改良这社会”的理想。然而,在当时恶劣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下,这一条又一条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先后被堵死了,《娜拉走后怎样》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对一个疾病缠身的愚弱的民族,深重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使鲁迅这样的知识者往往内心自我英雄化,渴望有冲破黑暗的超人般的强力,同时却又深知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1]^[417]。那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而历史偏偏大批量地生产“庸众”;那是一个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交战得最激烈的时代,敏感于此的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知识者既无力充当“超人”般的救世英雄也无力自救。这所有对“路”的探求和寻找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彻底的失落,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虚无。

虚无是鲁迅对人生的根本性认识,是理解鲁迅的一个关键词。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他那时经由“立人”而“立国”的理想遭遇到的是“无声的中国”那“铁屋子”般的黑暗死寂,是个体生命在荒原情境中存在的虚无。

对知识分子作家来说,最不能承受的是生命无价值无意义的虚空,总是想要努力地寻找生命的依附,给自己建构起一套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系统。张爱玲在发现了人生那不堪承受的虚空之后,立即对那发现虚空的“思想”背过身去,全身心地投入了世俗生活的怀抱,“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3]。而鲁迅却以拥抱地狱的毒焰和烈火的决绝姿态,反抗人生那无处不在的黑暗虚空,要在绝望的深渊和冰谷里把自己打磨成比西西弗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让自己成为黑暗的绊脚石。因此,鲁迅的虚无不是空无,不是失重,相反,那是一种巨大的负重感,是要承受西西弗身上那巨石的重量,同时却要承受对巨石价值的虚无的巨大嘲讽。

尼采认为,现代性在本质上是颓废的。“颓废不过是对现代性的意识和对它的接受”,“是人性向着种种理想的攀进,这些理想被认为是不可企及的。”^[4]从鲁迅作品中那随处可见的“牢笼”、那四周将他隔成孤身的“高墙”等字眼可以看出,鲁迅所代表的这一代启蒙知识者所所处的社会现实与自我的理想之间的裂

痕尤其巨大。在救亡和自我救赎、济世和弃世的矛盾煎熬中,成了时代的孤独者和梦游者。鲁迅身上颓废的一面是潜抑的,那是启蒙者对人生和社会那种看不到光明的漫漫黑夜的绝望,是“过客”永在路上的精神苦闷,这些都内在地构成了鲁迅作为现代精神“浪子”先驱的精神气质。

二、“狂人”:觉醒中的癫狂

鲁迅的思想充满了一系列互相剥离、彼此否定的观念命题,如真实/谎言、绝望/希望、充实/虚空、大爱/大恨、英雄/庸众、崇高/荒谬、生命/死亡、光明/黑暗、友/仇、人/兽等,他始终通过否定、拒绝、质疑在探寻人生的真相,坚持自我的真,质疑启蒙却又坚持启蒙,否定希望而又质疑绝望。鲁迅的生命里充满了众多不和谐的声音,充满了内在的精神的紧张。那反反复复的自我辩驳和否定质疑过程,其实也是内外两个世界的尖锐对立而引发的自我的分裂与争夺,是对个体生命真实存在的质疑。

康德说,怀疑论者是永恒放逐的浪子。《狂人日记》里那具有理性战斗精神的“狂人”,就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怀疑论者意义上的现代精神“浪子”。“狂人”是“铁屋子”里首先觉醒的人,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更为真实而血腥的本质,他的“癫狂”也代表了精神被蚕食的现代人内心的惶恐。“狂人”的觉醒是彻底的,他表现出了与整个吃人的黑暗社会现实的尖锐对立,同时并没有把自己排斥在“吃人族”之外,而是从对外部世界的批判入手,刨根究底,深入到了自我与他人、与社会表面对立背后那牵绊着的多重缠绕,从而发现了浸染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的反抗者自身也不自觉地沾染了吃人的一面,被吃者也难逃吃人的噩梦,怀疑批判精神得到彻底的张扬。

然而,觉醒了的“狂人”却只能以病人的方式短暂存在,觉醒者与现实的关系必须被改写,被置换成病人与幻觉的对应关系。他所看到的现实或者说真实只能是幻觉,是必须被掩盖的,他就是那个看见“皇帝的新衣”并叫嚷起来引起骚乱的小孩,因此,他必须重新失明,重新对现实对自己闭上眼睛。鲁迅早已指明,“铁屋子”里率先觉醒的人的喊叫对他人对自己都很可能是个灾难,而不是救赎。在《长明灯》里,嚷着要灭掉被吉光屯奉为神明的长明灯的“疯子”面临着“狂人”相同的处境,他那“我放火!”的喊声在吉光屯引起一片恐慌,使那在麻木愚昧中“安稳”度日的男女老少对“疯子”的疯狂行径如临大敌,都加入了迫害“疯子”的行列。但“疯子”并没有畏惧退缩,说话的语气是“低声”、“温和”、“坚定”、“沉实”、“沉静”,对各方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游说哄骗也给予有理有节的回击,这分明是一个战士,具有战士的理智、审慎和韧

性，不屈不挠，有勇有谋。疯子最后终于给禁闭起来了，吉光屯这“铁屋子”又回复了那惯常的“平静”。

对觉醒者来说，面对庞大的敌对阵营，面对牢不可破的“铁屋子”的黑暗死寂，与现实脱轨的“疯”或许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在《野草》里“鬼话”连篇，反复地在希望和绝望、真实与谎言之间喃喃自语，何尝不是鲁迅自己觉醒后面对无路可走的黑暗现实时精神苦痛的“呓语狂言”呢？活跃在鲁迅作品中那一系列有着内在精神联结的“浪子”，那不大“正常”甚至有些偏执狂的“狂人”、“疯子”、“傻子”，他们的种种病态癫狂，是清醒中的醉狂，是一种不肯被世俗同化的特异姿态。《长明灯》里“疯子”那“闪闪发亮”的眼神也是“狂人”面对黑暗的眼神，是不灭的火种。他引起的搅动，带给那些安于现状的庸碌麻木的人们心中的恐慌也是久远的，或许，那一场并未燃烧的大火却从此在人们心里播下了火种。

三、“过客”：永无抵达的行走

鲁迅作品里的“浪子”们除了病态癫狂外，另外就是在黑暗和虚空中如“过客”般的孤身前行。在诗剧《过客》里，荒郊野地里那不知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的“过客”，无疑是个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身心都疲惫不堪的旅人，在前方是坟地，背后也是鬼魅丛生的绝境中，他义无反顾地向前，拒绝了沿途的布施，不受任何希望的蛊惑，要在非人间的世界上开辟出人的天地来。

散文诗《影的告别》里那“彷徨于明暗之间”、无地栖身却拒绝依附的“影”，也是鲁迅这个被永恒放逐的“过客”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那没有独立的形体和生命、寄居在“人”身上、对人亦步亦趋的“影”告别“人”而去的必然命运是消失，是灭亡，而退回到过去，荫蔽在“光明”里，却又使自我消失于无。在进退无路的情况下，“影”弃绝了外在的形体，选择了精神的独立，又一个精神上的“过客”出发了，独自远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可以说，《影的告白》是一篇要求精神人格独立的向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宣战书，那个一直渴望叛逃出身体的牢笼实际上并无从离去的“影”，是精神个体对社会群体中无精神个体的反抗，也是荒谬的人对“意义”的寻找，是支离破碎的身心对“健全”的人生形式的寻找，同时也昭示了精神界战士类似“影”的必然命运，要么为黑暗所吞没，要么在“光明”中消失。

和“影”这样的“过客”有着同样命运的还有《死火》，前进后退都是死亡，宁可让自己的生命烧成灰烬，也不在冰谷里冻灭；有《这样的战士》里那置身于“无物之阵”的包围中、孤身奋战于各类明枪暗箭的精神界战士。鲁迅作品里的这一系列“过客”的原型，无疑就是处于众矢之的的鲁迅自己精神人格和命运的

写照。“过客”们所面临的共同处境，是黑夜，是荒野，是死亡，可见鲁迅对现实是非常清醒的，不留丝毫的退避和幻想。作为“精神界战士”，作为不见容于社会的异端异类，鲁迅自身也是一束矛盾，他不但要反抗外部社会的围城之困，而且还要和自身的矛盾困惑、悲观绝望作斗争。在那样严寒的岁月里，鲁迅南来北往地奔走，孤独地游历在故乡与他乡、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挣扎在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之间，永不放弃，永不停息，并产生了坚不可摧的“过客”般的精神信念，以及被困境所激发出的一种战士的狂放无羁、放达悲壮和愤激冷峻的气概。“影”在黑暗中获得了新生，而“过客”在暗夜和荒野里获得了灵魂的深度和硬度。鲁迅引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作为《彷徨》的题辞，也正是一种面对绝望的“过客”心态和最自由无羁的“浪子”情怀。

喜欢“灯下漫笔”的鲁迅，他的小说和散文中都有许多关于“黑夜”的背景和意象。鲁迅对“夜”有着深刻的生命理解。夜，不仅是其作品的总体基调和氛围，是整个严酷的生存环境和精神上的黑暗虚空的象征，甚至暗夜本身也成了培植孕育光明的温床和土壤，具有了精神人格，可以引为同道了。如《明天》里，等候天明的凄苦而粗笨的单四嫂子，在这个冰冷的世界，无依无靠，唯一的寄托宝贝也患病去世了，在这个悲苦的生活世界里，一切都沉寂了，安歇下来，连苦痛本身，“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那积极地奔忙着的和自己搏斗着的暗夜，也就是在“铁屋子”里醒着和绝望搏斗着的鲁迅自己，“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没有夜晚的鲁迅，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以说，夜，是打开鲁迅那博大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把最重要的钥匙。

四、“孤独者”：知识者的自我期许与失落

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大都经历过“狂人”的精神历程，在绝望、困惑、死亡的恐怖中也有过求生的挣扎。《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等以男性知识者为主人公的作品，有着鲁迅的精神自传特征，男主人公前后期形象的鲜明对照，也就是知识者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自我的不同面相在撕扯纠缠，在剖心迹、自审自问，从而逼视灵魂的真，逼视内心的逃遁和怯懦。《在酒楼上》也可以算是一篇“还乡”之作，两个还乡者的心境都很凄凉，精神都较颓唐，对回乡乃至整个人生的共同感受，就是无聊。作为时刻思考着生命意义和价值、在社会中生存且奋斗着的知识者，对故乡这个情感、生命之“根”的寻找的落空，其实也是在整个异己的社会中对自己寻找的失落，从而根除“故乡”这精神的最后退避之所，彻底地放弃幻想。通过对“故乡”的告别，最终确认起了自己永远的异乡人

身份。吕纬甫最终却是畏惧黑暗的人生的怯懦者、软弱者,为了求得自己灵魂的安宁,为填补自己在走向坟墓的人生道路上的精神空虚,这种慰藉于无聊更加深了精神的寂寞。吕纬甫在雇人掘开坟墓前,“忽而很高兴”,百无用的知识者在无聊中想借机预先探看自己的坟墓,具有探望人类的最终归宿的好奇、兴奋与恐惧,“我的心颤动着”。探看的结果却是“踪影全无!”“什么也没有”,这对吕纬甫本已虚弱的心理可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人类的终点指向的这个共同的地方——坟墓,在那里,全是虚无,没有慰藉,没有寄托,没有痕迹。不同的是,各自走向坟墓的道路不同。而这个“道路”问题正是在无聊中“敷衍敷衍”苟活的吕纬甫心中不安故而不正视的。

鲁迅自己对这个归宿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1]284} 尽管吕纬甫也曾经有过“狂人”的反叛经历,也慷慨激昂过,“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而今却教起了“子曰诗云”。这是一条不生不死的路,精神之光心灵之火已经早于身体先行消亡。《孤独者》里曾经也“疯狂”过的魏连受,早先是以一个不被习俗社会驯服的“异类”而存在的。他表面怪异冷漠,却是一个正直、善良、心中装满爱的人。然而,在黑暗社会全面的围剿封杀下,魏连受没能抗拒死的威胁,生的诱惑,终于退缩了。

在《铸剑》中,鲁迅把他理想中的复仇之神寄寓在超脱了普通人情感和心理学的神秘的“黑色人”身上。黑色人自称“宴之敖者”,鲁迅自己曾以此为笔名,可见,鲁迅很有点以黑色人自喻和自勉的意思。黑色人具有鲁迅笔下的“狂人”和“过客”的体貌特征,“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与眉间尺的懦弱相比,黑色人坚毅果敢,有勇有谋,善于报仇。而且只有行动,不需要任何的名义,不为爱,也不为恨,不为那些虚空的负累绊住了自己前进的脚步。眉间尺和黑色人也可以说是知识者的一体两面,眉间尺代表现实中孱弱的知识者,而黑色人则是知识者自我期许的有着生命强力的

天魔般的英雄。初步觉醒的知识者需要自我改造与锤炼,需要注入更强健的如黑色人那样的精神血脉,才能在异常复杂凶险的社会环境中有所作为,才能走得更远。背负着复仇宝剑的复仇者,首先要战胜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正是自己。

同样是“孤独者”,鲁迅既具有“狂人”那种否定一切的癫狂,同时具有“过客”那样的坚韧和执著。那是对于信念本身的坚执,而不是对信念所寄寓的那被称作希望的诱饵。鲁迅正是这样以一个“浪子”形象给后世以无穷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

特殊的时代生成了特殊的文学形象,作为一种离“经”叛“道”的精神形象,“浪子”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百年历史命运息息相关。20世纪也是一个大量产生精神“浪子”的时代,尤其是在世纪初的社会转型、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被历史推向前台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觉的知识分子作家,感愤于内外多重奴役,而又找不到合法的表达途径,不得不以“浪子”的反常姿态强行表现他们的存在,给放言无忌一个合法、合情、合理的身份。“浪子”形象自身丰富的蕴涵和多重表现空间,也特别能兼容知识分子那种精神追求的多向度,以及和环境之间的对抗性要素。如郁达夫那里去国离乡、无从着落的“零余者”,30年代新感觉派笔下的都市漫游者,以至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转型之际,王小波笔下那惊世骇俗的“王二”系列,王朔笔下那不务正业的“顽主”们,都不无鲁迅笔下“浪子”的某些精神素质。鲁迅开创的现代“浪子”不仅承载了一代知识者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也潜在地成为了现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学传统,其影响势必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7.
-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21.
- [3]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第4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51.
- [4]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 顾爱彬,李瑞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89.

责任编辑 韩云波

A Forerunner of Modern Rover in Spirit

—Spirit Image About Lu Xun Himself in Lu Xun's Literature world

ZHANG Li-xin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s an age of producing a large number of rovers in spirit. The madman is the first modern rov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In Lu Xun's literature world, the rovers as the stranger in exile in spirit for life are the subject to seek and the intellectual taken enlightening task in spirit wilderness. The series of image of rovers in spirit such as “the madman”, “the passing traveler” and “the solitary” are the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of Lu Xun.

Key words: rover in spirit; nothingness; the madman; the passing traveler; the solitary